王荊公年譜考略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之五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之五自嘉祐元年至嘉祐二年

嘉祐元年丙申年三十六

是年九月庚寅大赦改元

公爲羣牧判官

桂州新城記○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葢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唯

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
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
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尚書戸部侍郎
余公靖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
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甓瓦石之材以枚數之
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
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
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三年之六月成夫其爲
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備
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

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爲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爲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於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於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

協於其君於爲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々之勞而發赫々之名承之以翼々之勤而續明々之功卒所以攘戎夷而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至和三年九月丙辰羣牧判官太常博士王某記

考畧曰舊刻至和三年九月丙辰記新本二年據本紀三年九月有丙辰

奉酬永叔見贈○欲傳道義心雖壯強學文章力已窮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摳衣最出諸生後倒屣常傾廣坐中秪恐虛名因此得嘉篇爲貺豈宜蒙

葉夢得避暑錄話節錄○王荊公初未識歐文忠公曾子固力薦之公願得遊其門而荊公終不肯自通至和初爲羣牧判官文忠還朝始見知遂有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

句然荆公猶以爲非知已也故酬之曰他日儻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自期以孟子處公以爲韓愈公亦不以爲嫌

李雁湖注曰河東王儔尙父嘗爲予言觀介甫何敢望韓公之語是猶不願爲退之且譏文忠之喜學韓也然荆公於退之之文步趨俯仰蓋升其堂入其室矣而其言若是豈好學者常慕其所未至而厭其所已得耶韓子蒼言歐陽文忠公寄荆公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吏部蓋爲南史謝朓於宋明帝爲尙書

吏部郎長五言詩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文忠公之意直使謝朓事而荆公答之曰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安敢望韓公則荆公之意竟指吏部爲退之矣

朱翌猗覺寮雜志歐陽永叔贈介甫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介甫答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議者謂介甫怒永叔以退之相比介甫不知二百年事乃南史謝朓吏部也沈約見其詩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以介甫爲誤以予考之歐公必不以謝比介甫介

就正

甫不應誤以謝爲韓也孫樵與高錫望書曰唐
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間作者数十輩獨高韓吏
部歐公用此爾介甫未嘗悞認事也見樵集
考畧曰歐陽公詩好李白文宗韓昌黎故云老
去自憐心尙在三句依一氣讀葢公所以自道
也後來誰與子爭先則始及介甫矣唐鄭谷讀
太白集詩曰高吟大醉三千首此首句所由來
也唐以文取士二百年間獨高韓吏部一見於
孫樵集若如歐公記舊本韓文云韓氏之文沒
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又寄蘇子美

詩韓孟於文詞而雄力相當寂寥二百年至寶埋無光則皆可爲次句確證首言詩次言文也韓子蒼見南史辭句偶同遂強作解事歐公豈於謝朓詩肯自言老去自憐心尚在哉介甫詩曰欲傳道義心雖壯強學文章力已窮言壯心猶在道義若文章至力窮之後雖終身望韓公不能此正答後來誰與子爭先而若不敢以韓公自任曷嘗怒歐公以退之相比哉合觀二公詩其爲交相傾服何其至也故朱新仲之言是也王儔說亦謬而雁湖並錄之何也至如梁夔

得素好譏切荆公此記亦徒爲後來誣荆公詆毀歐陽張本同歸於無稽之言已矣世傳歐陽詩以第五六句不得入居士集予謂介甫詩首四句亦覺牽合費力要之詩以道性情宋儒爲詩多言道德性命又束以近體七言其不能揮洒如意雖二公猶不免焉南渡後唱酬淺俚有同語錄其風益下雖不作可也

韓子附錄

○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李雁湖注觀公此詩尚謂退之未識道真也余在臨川

聞之曾氏子弟載南豐語云介甫非前人盡獨黃帝孔子未見非耳識其非人太多也如此詩可見

考畧曰韓子之文司馬遷之後一人此公論也宋以來先時儒者皆尊經術明道德以孟荀揚韓並稱自諸儒以爲獨得孟子千五百年不傳之絶學而皆揚韓無不盡遭貶損而前此未之聞也介甫送孫正之序時年二十二卽云以孟韓之心爲心其後介甫刻意經學因文證道視韓子用力猶勤此亦公論也大抵賢者論人有

前後相異而不相妨者韓子言孟氏距楊墨功不在禹下而他日讀墨又曰儒墨相為用此必於墨書有所見而非與孟子復相出入也可憐無補費精神當亦是公晩年所學有進不欲僅以文章高世而豈有意於貶韓子哉今李注引曾氏子弟語謂荊公平日毀人太多果出於子固之言耶則二公全書其平日交相砥礪之言具在曷為與斯言全不相肖非子固語耶則吾謂曾氏子弟之言不惟厚誣介甫而亦自誣其先人甚矣而李氏猶載此注是旣以曾氏子弟

之言爲信卽其所註詩集甚詳試以非人太多
求之豈果有合耶此詩不知作於何年附錄於
此使合有所考云
附歐陽修贈王介甫○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
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
先朱門歌舞爭新態綠綺塵埃試拂絃當恨闕
名不相識相逢罇酒盍留連
上執政書○竊以方今仁聖在上四海九州帶
之屬望其施爲以福天下者皆聚於朝廷而其
得以此時備使畿內交遊親戚知能才識之士

莫不爲某願此亦區區者思自竭之時也事顧有不然者某無適時才用其始仕也苟以得祿養親爲事耳日月推從遂非其據今親闈老矣日夜惟諸子壯大未能以有室家而某之兄嫂尙皆客殯而不葬也其心有不樂於此及今愈思江湖之上以便昆弟親戚往還之勢而成婚姻葬送之謀故某在廷二年所求郡以十數非獨爲食貧而口衆也亦其所懷如此非獨以此也某又不幸今兹天被之疾好學而苦眩稍加以憂思則往往昏瞶不知所爲以京師千里之

縣吏兵之衆民物之稠所當悉心力耳目以稱
上之恩施者蓋不可勝數以某之不肖雖平居
無他尚懼不給又況所以亂其心如此而又爲
疾病所侵乎歸印有司自請於天子以待放絀
而歸田里此人臣之明義而某之所當守也顧
親老矣而無所養勢不能爲也偷假歲月饕祿
賜以徼一日之幸而不忖事之可否又義之所
不敢爲竊自恕而求其猶可以冐者自非哀憐
東南寬閒之區幽僻之濵與之一官使得因吏
事之力少施其所學以庚祿賜之入則進無所

逃其皐退無所託其身不惟親之欲有之而已
蓋聞古者致治之世自瞽矇昏聵侏儒籧篨戚
施之人上所以使之皆各得盡其才鳥獸魚鼈
昆蟲草木所以養之皆各得盡其性而不失也
於是裳裳者華魚藻之詩作於時而曰左之左
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惟其有之是
以似之言古之君子於士之宜左者左之宜右
者右之各因其才而有之是以人人得似其先
人又曰魚在在藻依於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
居魚者潛逃深渺之物皆得其所安而樂王是

以能那其居也方今寬裕廣大有古之道大臣之在內有不便於京而求出小臣之在外有不便於身而求歸朝廷未嘗不可而士亦未有以此非之者也至於所以賜某者亦可謂周矣為其貧也使之有屋廬而多祿廩為其求在外而欲其內也置之京師而如其在外之求顧某之私不得盡聞於上是以所懷齟齬而有不得也今敢盡以聞於朝廷而又私布於執事矣伏惟執事察其身之疾而從之盡其才憐其親之欲而養之盡其性以完朝廷寬裕廣大之政而無

使裳〻者華魚藻之詩作於時則非獨於其爲幸甚

上歐陽永叔書○今日造門幸得接餘論以坐有客不得畢所欲言某所以不願試職者向時則有婚嫁葬送之故勢不能久處京師所圖甫畢而二兄一嫂相繼喪亡於今窮廹之勢比之向時爲甚若萬一幸被館閣之選則於法當留一年藉令朝廷憐閔不及一年即與之外任則人之多言亦甚可畏若朝廷必復召試某以必以私急固辭竊度寬政必蒙矜允然召旨旣下比

及辭而得請則所求外補又當遷延矣親老口衆寄食於官舟而不得躬養於今已數月矣早得所欲以紓家之急此亦仁人宜有以相之也翰林雖嘗被旨與某試然某之到京師非諸公所當知以今之體須某自言或有司以報乃當施行前命耳萬一理當施行遽爲罷之於公義亦似未有害某私計爲得竊計明公當不惜此區區之意不可以盡唯仁明憐察而聽從之

附歐陽修與王介甫書〇近得楊州書言介甫有平山詩尙未得見因信幸乞爲示此地在廣

陵爲隹處得諸公錄於文字甚幸也賢弟平甫
秀才不及別書愚意同此前亦承惠詩多感多
感
考畧曰楊州謂劉敞原父也原父至和元年知
制誥二年奉使契丹三年使還知楊州歲餘遷
起居舍人徙知鄆州是歐劉往來諸書俱當在
嘉祐元年二年郎原父之薦孫倅亦在元年二
年也
平山堂 原注 平山堂在楊州城西北五里大明寺
側慶歷八年二月歐陽公以起居舍人知制誥

來牧是邦暇日將僚屬賓客過大明佛寺登古城遂撤廢臺爲堂於寺庭之坤隅江南諸山拱列簷下若可攀取因目之曰平山堂○城北橫江走翠虬一堂高覩而三州准岑日對朱欄出江岫雲齊碧瓦浮墟落耕桑公愷悌杯觴談笑客風流不知峴首登臨處壯觀當時有此不

送裴如晦郎席分題二首 原注 以黯然消魂惟別而已爲韻擬而惟字韻作○颼然五湖長昨日國子師髮緣約畧白青衫欲成緇牽舟推河冰去與山水期春風垂虹亭一杯湖上持傲兀何

賓客兩忘我與而能復記此飲詩成酒淋漓○
十月潁水氷問行君何爲行不顧斗米自與五
湖期平生湖上遊幽事略能知此後君最樂窮
年得游嬉彩鯨抗波濤風作鱗之而鳴鼓上洞
庭笑看紅橘垂漠匕大梁下黃沙吹酒旗應憐
故人意囘首一相思○邂逅君子堂一杯相與
持便應取酩酊萬事不足惟平明蔡河風囘首
成隂池獨我漫浪者倘得行相追磨刀鱠嚴冬
宿昔少陵詩還當捕鱸魚載酒與我期甫里松
菊盛洞庭柑橘垂文章無我唱不數陸與皮

考畧曰裴煜字如晦臨川人慶歷六年進士外

有龔芥菴筆記錄入辨姦後

上歐陽永叔書二〇某以不肖願趨走於先生長者之門久矣初以疵賤不能自通閤下親屈勢位之尊忘名德之可以加人而樂與之為善顧某不肖私門多故又奔走職事不得繼請左右及此蒙恩出守一州愈當遠去門牆不聞議論之餘私心眷眷何可以處道途邅迴數月始至敝邑以事之紛擾未得具啟以敘區區鄉往之意過蒙獎引追賜詩書言高旨遠足以為學者

師法惟褒被過分非先進大人所宜施於後進之不肖豈所謂誘之欲其至於是乎雖然懼縱不能以上副也輒勉强所乏以酬盛德之貺非敢言詩也惟赦其僭越幸甚

附歐陽修再論水災狀節錄○伏見龍圖閣直學士知池州包拯清節美行著自貧賤讜言正論聞於朝廷自列侍從良多補益方今天災人事非賢罔乂之時拯以小故棄之遐遠此議者之所惜也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知襄州張瓌靜默端直外柔內剛學問通達似不能言者至其

見義必爲可謂仁者之勇此朝廷之臣非州郡之才也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呂公著故相夷簡之子淸靜寡欲生長富貴而淡於榮利識慮深遠文學優長皆可過人而喜自晦默此左右顧問之臣也太常博士羣牧判官王安石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議論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凡此四臣者難得之士也此四臣者名迹已著伏乞更廣採詢亟加進擢置之左右必有裨補

考略曰此節錄也而必盡及四人者亦以歐陽

公自嘉祐以來所薦士皆天下賢者豈於安石爲失人也毀者曰安石未知名欲藉韓呂以取重乃深與韓絳韓維呂公著交三人更稱揚之名始盛公著方與安石並薦豈能重安石哉即此可證其妄矣

附劉敞雜錄○處士之有道者孫侔常秩王令侔楊州人居於蘇湖間好爲古文章尤方廉不能與俗浮沉而接物則恭以和秩潁州人應進舉初未爲人知歐陽永叔守潁令吏較郡中戶籍正其等秩貲簿在第七衆人遽請曰常秀才

廉貧願寬其等丞叔怪其有讓問之皆曰常秀才孝悌有德非庸衆人也丞叔爲除其籍而請秩與相見悅其爲人秩由此知名及張唐公守潁因薦秩於朝廷賜以米麥束帛秩固讓不受自陳方應舉無隱者之實不敢當其賜是時余守楊州亦以孫侔聞朝廷賜之如秩侔受之而不謝兩人者取舍異或議其意予以秩尚節而侔安禮者也所謂賜之亦可受矣尚節者潔而介安禮者廣而通令亦楊州人少落拓不檢未爲鄉里所重後折節讀書作文章有古人風王

介甫獨知之以比顔回也

考畧曰李注孫正之名侔字少述吳興人文甚奇古内行孤峻少許可非其所善雖鄉不與通也慶歷皇祐中與王安石曾鞏游名聞江淮屢舉進士不中母病革因嗚咽自誓終身不求仕客居吳門吳興丹陽楊子間士大夫敬畏之知揚州劉敞薦之曰侔之爲人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也授校書郎揚州州學教授王陶韓維等薦侔可備侍從朝廷除官並不赴安石少與侔友善兄事侔及安石爲宰相道過眞州

侔待之如布衣時然侔晩年性卞急至於罵坐
怒隣論者以爲年耆而德衰初王回常秩王令
與侔皆有盛名介行能尤異諸公稱述之令最
早死回亦不壽秩仕忝顯惟侔以不仕終始予
考介甫與正之吏甫逢原皆蚤年定交而子固
正之尤爲最先者也後求毀介甫者凡其所與
遊無不盡毀之予於崔伯易常吏甫論之詳矣
原父薦正之在知揚州日故采其雜錄並錄於
此正之則別有林子中爲之傳載於宋文鑑
上歐陽永叔書三〇某以五月去左右六月至楚

州卽七舍弟病畱四十日至揚州又與四舍弟俱失郡牧所生一子七月四日視郡事承守將數易之後加之水旱吏事亦尙紛冗故修啟不蚤伏惟幸察閣下以道德爲天下所望方今之勢雖未得遠引以從雅懷之所尙惟攄所蘊以救時弊則出處之間無適不宜此自明哲所及者承餘論及之因試薦其區匕某到郡侍親幸且順適但以不才而臨今日之民宜得辠於君子固有日矣

考畧曰書云五月去左右六月到楚州七月四

曰視郡事則皆有月日可考矣云承守將数易之後加之水旱吏事亦伺紛冗則與知常州上中書啟上監司啓悉合其上中書啟曰顧今州部已遠朝廷田疇多荒守將數易教條之約束人無適從簿書之因緣吏有以肆惟是妄庸之舊當茲凋瘵之餘自非上賞寵靈少假歲月則牧羊弗息彼將何望於少休晝土復堤此亦無逃於大譴上監司啟曰惟此陋邦近更数守吏卒困將迎之密里閭苦聽斷之煩自非亟容少賜優假綏日月之效使教條之須則何以上稱

督臨下寬彤瘵此皆惓匕民事去獘扶衰必得
乆於其任乃能有成功郎他日上皇帝書不越
於此矣至如與歐第二書日追賜詩書謂翰林
風月篇也勉強所乏以酬盛德之貺謂欲傳道
義詩也二人交相傾服如此而毀者乃有介甫
猶怒之說何哉

附梅聖俞送介甫知毗陵○吳牛常畏熱吳田
常畏枯有樹不蔭犢有水不滋稌孰知事春農
但知急秋租太守追縣官堂上怒奮鬚縣官促
里長堂下鞭撲俱不體天子仁不恤黔首逋借

問彼爲政一一何所殊今君請郡去潁喜民將
蘇毋覬二千石結束爵國都絲韉加錦緣銀勒
以金塗兵吏擁後隊劍撾盛前驅君又不若此
草韉障泥烏款行問風俗但意騎更鶩下情靡
不達畧細舉其鄙皆肯爲衆異亦罔爲世趨學
詩聞已熟愛常理豈無

嘉祐二年丁酉年三十七

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

附歐陽修與王介甫書○某再拜相別忽焉遂
見新歲中間嘗一得附書其如忽遽不盡鄙懷

於今猶以爲恨雖然遂使不忽遽匼匕之懷亦不能盡也賢弟來得相見備審動止即日春寒奉大夫人萬福喜慰無限賢者不能留之朝衰病者不得放去皆失其分歸咎何所某自新春來目益昏耳亦不聰大懼難久於筆硯平生所懷有所未畢遂恐爲庸人以死爾其他細故不足道惟奉親自愛

附歐陽修與梅聖俞書節錄○某啟大熱甚於湯火之烈兩日差凉粗若有生意二十二日欲就浴室或定力餞介甫子固望聖俞見顧閑話

恐別許人請故先拜聞

又節錄○節下外處送酒頗多往時介甫在此每助他爲壽昨秖送王樂道及吾兄爾

附歐陽修與劉原父書○某啟時色可愛不廢佳節之會謂當得同一笑而原父獨不往人事難得如意固常如此邪得介甫新詩數十篇皆奇絕喜此道不寂寞以相告詩輒俟看了馳上適因悶睡起奉答不謹

考略曰此書無年月可考據不廢佳節之會似與七聖俞書同一時也歐公自至和二年既見

介甫後綢繆愷切至矣郎於同時交遊中無不稱譽贊歎不置故予於所與持國聖俞原父書必備錄之以見後來誣介甫毀歐公者真無忌憚之小人也

與劉原父書○辱手教勤勤尤感愧伏承動止萬福又良慰也河役之罷以轉運賦功本狹與雨淫不止督役者以病告故止耳昔梁王墮馬賈生悲哀泣魚傷人曾子涕泣今勞人費財於前而利不遂於後此某所以愧恨無窮也若夫事求遂功求成而不量天時人力之可否此某所

不能則論其者之紛紛豈敢懟哉閣下乃以務
不能無意爲有憾此非某之所敢聞也方今萬
事所以難合而易壞常以諸賢無意耳如鄙宗
夷甫輩稍稍鶩於世矣仁聖在上故公家元海
未敢跋扈耳閣下論爲世師此雖戲言願勿廣
也前月被使江東朝夕當走左右自餘須面請
刑司馬旦傳○旦知宜興縣市貫大溪賈昌朝
所作長橋壞廢歲久旦勸民葺復不勞而成時
王安石守常州開運河調夫諸縣旦言役大而
亟民有不勝則其患非徒不可就而已請令諸

縣歳逓一役雖緩必成安石不聽秋大霖雨民

苦之多自經死役竟罷

考畧曰司馬旦光之兄父池史有傳而旦附焉

介甫與劉原父書予嘗閲東軒筆録謂嘉祐初

李仲昌議開六漯河王荆公爲館職頗右之既

而功不成仲昌贓敗劉敞以書戲荆公曰要當

如宗人夷甫不與世事可也故荆公答之云七

竊疑開河事歐陽公論之詳矣荆公必未嘗與

其事且議河事在至和二年荆公亦未爲館職

也其後閲司馬旦傳乃知其有所自來道輔爲

熙豐間人何謬誤至此

上嘗參政書○某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而役使之故人得盡其材而樂出乎其時今也某材不足以任劇而又多病不敢自蔽而數以聞執事矣而閣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而寄之以刑獄之事非所謂因其材力之所宜也某親老矣有上氣之疾日久比年加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閣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不常乎親之側非所謂因其形勢之所安也伏惟閣下由君子之道以相

天下故其得布其私焉論者或以爲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人臣之義也某竊以爲不然上之使人也既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而右可也上之使人也不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上將無以報吾君下將無以慰吾親然且左右惟所使則是無義無命而苟悅之爲可也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者義無所避之也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義無所辭之也今天下之吏其材可以

備一道之使而無不可爲之勢其志又欲得此以有爲者蓋不可勝數則某之事非所謂不可辭之地而不可避之時也論者又以爲人臣之事其君與人子之事其親其勢不可得而兼也其材不足以任事而勢不可以去親之左右則致爲臣而養可也某又竊以爲不然古之民也有常產矣然而事親者猶將輕其志重其祿所以爲養今也仕則有常祿而居則無常產而特將輕去其所以爲養非所謂人子事親之義也且某之材固不足以任使事矣然尚有可任者

在吾君吾相處之而已耳固不可以去親之左右奕然任豈有不便於養者乎在吾君吾相處之而已耳然以某之賤未嘗得比於門墻之側而慨然以鄙樸之辭自通于閤下之前欲得其所求自常人觀之宜其終齟齬而無所合也自君子觀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則宜不爲遠近易慮而不以親疎改施如天之無不燾而施之各以其命之所宜如地之無不載而生之各以其性之所有彼常人之心區區好忮而自私不恕己以及物者豈足以量之耶伏惟閤下垂

聽而念焉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樂出乎閤下之時而又使常人之觀閤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子所願而樂者乎冐黷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考略曰據其書似是由羣牧判官初移提點江東刑獄然史傳及諸書所載年月多參差不合故漫錄於此

答王深父書○其學未成而仕仕又不能俛仰以赴時事之會居非其好任非其事又不能遠引以避小人之謗讒此其所以爲不肖而得辠於

君子者而足下之所知也往者足下遽不棄絕
手書勤勤尚告以其所不及幸甚幸甚顧私心
尚有欲言未知可否試嘗言之某嘗以謂古者
至治之世然後備禮而致刑不備禮之世非無
禮也有所不備耳不致刑之世非無刑也有所
不致耳故某於江東得吏之大罪有所不治而
治其小罪不知者以謂好伺人之小過以為明
治者又以為不果於除惡而使惡者反資此以
為言某乃異於此以為方今之理勢未可以致
刑致刑則刑重矣而所治者少不致刑則刑輕

矣而所治者多理勢固然也一路數千里之間吏方苟簡自然狃于養交取容之俗而吾之治者五人小者罰金大者纔絀一官而豈足以為多乎工尹商陽非嗜殺人者猶殺三人而止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反命某之事不幸而類此若夫為此紛紛而無與於道之廢與則既亦知之矣抑所謂君子之仕行其義者竊有意焉足下以為如何自江東日得毀於流俗之士顧吾心未嘗為之變則吾之所存固無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也及吾朋友亦以為言然後怵然

自疑且有自悔之心徐自反念古者一道德以
同天下之俗士之有爲於世也人無異論今家
異道人殊德又以愛憎喜怒變事實而傳之則
吾友庸詎非得於人之異論變事實之傳而後
疑我之言乎況足下知我深愛我厚吾之所以
日夜向往而不忘者安得不嘗試言吾之所自
爲以冀足下之察我乎使吾自爲如此而可以
無罪固大善即足下尚有以告我使釋然知其
所以爲罪雖吾往者已不及尚可以爲來者之
戒幸留意以報我無忽

考畧曰此與曾子固答王介甫第二書似俱言提點江東刑獄時事但不見介甫與子固書即深父來書亦不見今第錄此書可以互觀而得之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之六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之六 嘉祐三年

嘉祐三年戊戌年三十八

李注介甫是年二月自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

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遊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夔敵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

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世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

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

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沉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

緣之為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
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
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
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
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
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
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
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
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
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

忠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兎罝之人猶莫不好德兎罝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

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又曰周王
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
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
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
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惟仲山甫舉之愛莫
助之蓋憫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
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
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
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
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

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

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耻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

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而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敎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

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葢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

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葢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

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

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闢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

陟者則皐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已所當知也學者

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因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

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

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

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愼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强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閒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

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旣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

至愼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謳匕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耻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

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為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為小人泰則為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為小人泰而為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為衆不可以力勝

也故制行不以已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葢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汙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耻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匕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

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爲而不得有司旣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下

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

之衆寡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已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

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匕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

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三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嘗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

士之道而毆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巖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

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旣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常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誦記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

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

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爲姦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

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

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

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
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
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
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
借之權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
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爲治自古及今
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
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
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
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

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之退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與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

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

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奕碁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

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
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為萬世血食而
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
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
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
以漸期為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
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
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
以數為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
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為誠然及

見與愼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刼之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討之以數爲之

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應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

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
不爲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
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
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
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
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
而患已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
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
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有一流俗
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

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創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創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為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為之以為

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憚匕·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創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

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旣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

廷惡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
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濶而熟
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
宗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為
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為天下能思先王之
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
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畧可謂合矣故能以
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
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
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

所謂迂濶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所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

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
幸甚
刪存是樓讀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荆公之學
原本經術其上仁宗皇帝書秦漢而下未有及
此者然其後卒以新法誤天下而爲當時所排
擊後世所口實則非公所學之謬謀國之過也
以予考之公得所以治天下之道救天下之勢
而未知所以救天下之術也自宋承五代之餘
西北世爲邊患太祖太宗尚苦於兵至澶淵之
役和議始成雖以景德仁愛有不忍戰其民之

心而金繒歲幣數十萬歲輸於邊中原之財賦耗矣浸尋至仁宗英宗天下安於無事又六十餘年而積弱之勢成矣當是之時必以不世出之才而又遇神宗大有爲之君其汲汲於變法者蓋欲以救國家積弱之勢振累世因循苟且之習而非以聚斂媚君以加息厲民幷非假財用不足以利一己之私也觀其與司馬諫議書曰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倘是公慨然有志於天下之務可見於斯矣然猶以爲未得救天下之術何

也青苗之法公始行之於鄞縣而百姓便之行之天下而大不使於百姓者何也以一縣小而天下大也且有治人無治法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公嘗自言之矣故一縣者公之所得自爲也故其民安天下者非公之所得自爲而必藉其人以奉行之於是有貪吏蠹役乘勢以行其私此所以不得其人則亂而爲禍於天下也若夫理財亦何惡於荆公哉夫子言足食足兵富而後教之而孟子以勸農桑畜雞豚爲王道之始則曷不併此而亦議之乎南渡以後畫

江而守偏安於錢塘一隅當斯時也土地日益蹙而生殖日益寡至是積弱之勢尤甚於前以至於亡國則亦苟且因循不振之故也於荆公夫何罪公有志於任天下之重在於變更法度愼選人才先是范文正公應詔條陳十事所援易言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甚切謂國家革五代之亂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於外不可不更張以救之又論明黜陟必三載考績精貢舉必先策論而後詩賦此皆爲公書中所必欲行者而范公已先言之安有

如後人所謂議論高奇哉公稱唐太宗用魏文
正公爲相天下幾致刑措自三王以來未有如
此盛時其他河北民歎息行所贊美於詩篇者
又不一而足而造謗者且曰安石甚非薄太宗
則詩文具在何悉與之不合耶要之荆公不得
行其志於天下則舉朝攻新法者敗之而斯文
之在天壤間終不失爲懸諸日月不刊也矣

附讀酒誥○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弗佚盡
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蘇氏子瞻曰予其殺者
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

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

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爲大姦者其詳

不可得聞矣如今法有曰夜聚曉散者皆死罪

盖聚而爲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

其名凡民夜相過者輒殺之可乎又擬進士對

殿策曰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

不至此子瞻盖譏切荆公今見於上仁宗皇帝

書是也或曰荆公之刻核不如子瞻之平易近

人宜乎子瞻以此自憙旣自錄入書傳而後之

註書傳者亦采取而存之也予曰否乜予于斯

見蘇子卣彝經義益未察紂惡之所以稔與酒誥之所以作也當殷紂之未喪也微子比干箕子三臣者皆憂之微子曰我用沈酗於酒用敗亂厥德於下箕子之言曰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於酒以紂之敗德喪邦而皆曰於酒則酒之爲害何其大也及周既滅殷妹土猶染舊俗故武王誥康叔曰天降威我民用大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爲辜卽異日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亦曰毋若殷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夫酒之害人一至於此計

此時非有以大剏之則其法不行其禍不止故曰羣飲汝弗佚盡拘執以歸於周予其殺者蓋立法之嚴救時之弊不得不然也邵蘇子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亦聖人用刑之寬事勢之或有然者耳今也以羣飲而度爲羣聚飲酒謀爲大姦比於今法夜聚曉散爲妖逆者夫謀爲大奸聚爲妖逆此皆罪在不赦所謂不待教而誅者也如使羣飲者果謀爲大奸則惡至重而酒爲輕武王又何故諱其至重者錄其小輕者而惟罪之曰羣飲令後世不知謀爲大姦之可誅而

但疑羣飲受誅爲大刻聖人立法豈若是之迂耶然則由蘇子之說愈有以啟後世之惑而已矣且今觀荆公此書其曰羣飲小罪也殺者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而其後又申言之曰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其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以荆公爲說若此亦辟以止辟之義安見荆公之刻核不

如蘇子之平易近人哉吾故曰蘇子鹵莽經義
蓋未察紂惡之所以稔與酒誥之所以作也
考略曰右二論作於乾隆乙丑今附錄于此